



趙翼論東坡交遊

● 許雅貴*

東坡襟懷浩落無心機，平生交遊廣闊，除了朝臣名士，僧侶、名姬、市井小民都是他的交遊對象，他個性豁達，每到一處皆能交到諸多好友，但這樣的個性卻也「不察其人之心術，故邪正不分，而其後往往反為所累。」趙翼考證出東坡的交遊，茲分為「真心相待者」與「末路相背者」來論述。

1、真心相待者

東坡因烏臺詩案牽連多人，有的甚遭貶謫，有的不復重用，但這些人卻多無怨尤，甚至甘之如飴，如李公擇、王定國、王晉卿、孫莘老、黃魯直、秦少游、晁補之、張文潛、趙德麟、陳履常等。遭貶時期，仍有不少文人學士慕其才名，不因東坡是罪人而怠慢他。如在黃州，太守徐君猷、通判孟亨之皆與他相契相知，多有詩作往來，甚至徐君猷去世，東坡「哭之以詩，祭之以文，皆極哀痛。」¹可見交情之深。在惠州時，太守詹範多與東坡詩酒往來，謂為佳話，東坡〈與徐得之書〉：「詹守，君子人也。極蒙他照管，仍不輟。攜酒具來相就。」記錄了在困頓時期，仍蒙詹範照顧的情誼。又有循州太守周彥質，與東坡學問往來，曾到惠州為了東坡又多待了半個月才離去，東坡有詩記載此事。在儋耳時，也曾與軍史張中友好，坡詩云：「卯酒無虛日，夜棋

* 許雅貴，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

¹ 《甌北詩話》，卷 5，頁 69。



有達晨。」²就曾記載他們熬夜奕棋的樂趣，而後張中因東坡牽連而被罷黜，要離開儋州時，「坡以詩送之，至一送、再送、三送，蓋感其意之厚也。」³其他又有「林下交遊，更有相從患難，至死而不悔者。」⁴如陳季常居岐亭，與黃州相距一百四十里，卻曾七次造訪東坡，甚至遠送東坡至九江。又有潘邠老將所築雪堂交付東坡，也曾有蘇州定慧寺長老守欽，與其徒舊契順不遠五千里來問安。又有吳子野訪坡於惠州，與此相依兩年，後跟隨東坡生活在儋耳，在送東坡北歸時卒於途。而蜀人巢元修，先訪坡於黃州，坡起用後，不復相聞。等到東坡兄弟南竄，元修徒步訪子由，又欲過海訪坡，子由止之，不從，竟卒於途。又有王介石者，儋州助坡築屋五間，躬泥水之役，苦甚於奴隸。這些人在東坡貶謫時傾情相助，不求回報，趙翼以此結論：「此數人者，非有所求，徒以向慕之誠，相從於流離顛沛中，不忍捨去，坡之得人心如此！然諸人因此得附見姓名於坡集中，至今不沫，亦豈非得所託哉！」⁵東坡雖然遭群小禍害，仍不失人心，而這些人本來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，卻在東坡貶謫時與其友好，真心相待，反因此而名留東坡詩文，傳頌至今！

2、末路相背者

但也有很多東坡用心相待，背後卻陷之者。如東坡到壽州時，李定出錢，坡有詩贈之，頗稱莫逆，可烏臺詩案的始作俑者卻是李定。東坡在密州、徐州時，與王邦直唱和甚多，調邦直詩：「如醇酒盎然，能起我病」，並比之清廟圭璋。可是王邦直後與鄧溫伯、章惇等人貶竄東坡。東坡七年瘴海，推原禍始，實自邦直發之。東坡與章惇尤厚善，〈送章七出守湖州〉有詩：「早歲歸休心共在，他年相見話偏長。」又有〈次章子厚飛英留題〉等詩。後惇與司馬溫公有隙，尚賴東坡解紛。則東坡之於惇，可稱密友。後惇貶逐元祐正人，各以其名字定配地；子瞻貶儋，子由貶雷，皆惇所為也。坡與林希亦厚善，坡之守杭就是代替林希，及坡召還，希又來替，集中唱和甚多。坡去杭，希因杭人之意，榜其所築堤曰蘇公堤。坡除起居舍人，力辭於宰相蔡確，謂林

² 《甌北詩話》，卷5，頁70。

³ 《甌北詩話》，卷5，頁70。

⁴ 《甌北詩話》，卷5，頁70。

⁵ 《甌北詩話》，卷5，頁71。



希舊同館，且年長，宜膺此選，是二人之交厚矣。及紹聖初，章惇當國，方治元祐黨人，欲使希典書命；希欣然，復為中書舍人。自司馬溫公及坡等數十人，皆為謫詞，極其醜詆；遂累遷同知樞密院，後奪職卒。坡自海南歸，〈與子由書〉云：「子中病傷寒，十餘日便卒，所獲幾何，遺臭無窮，哀哉！」此皆坡素交，而其後反噬者也。此外如葉濤、唐垌、鄧潤甫等，亦皆平日交遊，末路相背者，更不可數計。

從上述來看，這些被東坡視為「莫逆」、「密友」、「交厚」、「清廟圭璋」者，卻是禍害東坡的小人，其數目是難以估計，東坡可謂交友不慎，他真心以待，他人卻未必同等對之，反遭人利用陷害，亦為他帶來坎坷的仕宦生活。



